

曾克端著

頌橘廬叢書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曾 克 崙 著

頌橘廬叢書

克崙署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頌橘廬叢藁外篇卷第一

福州曾克耑

語體和文言

我提起筆來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覺得慚愧得很，我自問平生所讀中外的名著要籍不多，但我在博覽羣書之中，發現了兩句顛撲不破的鐵律，這就是禮記裏面的一篇——中庸——上所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兩句話。這種宇宙間萬物並存，萬派並行的大道理，能使我們褊狹的心量廣大；老實說來，世界上一切事物物，又那有不可以同時存在的呢？我以為不只不悖不害，並且有相反相成的好處，相爭相濟的妙用。我們試拿生物來作比，我們有牛羊鷄鵝的家畜，那也不能不有毒蛇猛獸的存在；牛羊鷄鵝固然可以派用場，難道毒蛇猛獸就全無用麼？（我們試看馬戲團動物園的畜猛獸，印度人的玩蛇，中國人的用犀角虎骨熊膽等入藥，廣東人的吃三蛇，可以證

明。）我以爲我生平做學問談藝術，都依着這兩句鐵律走。我是做古文的，但我並不菲薄駢文。我是做杜韓蘇黃一派詩的，但我並不輕視學王孟韋柳的人，並且也很重視溫李賈孟。我是寫唐人字的，但我絕不鄙視六朝北魏，並且也更重視漢分。我是孔子的信徒，同時也喜歡讀佛經。我承認漢學的考據的長處，但也決不反對宋明理學。只要夠得上水準，沒有一件不是好的；如果不夠水準，就是同我同行同學一派的文章，治一派的學問，我也不敢恭維的；只問好不好，不問派不派，只問行不行，不問系不系。談到這裏，我便可以表示我對語體和文言的看法了，我並沒有偏好偏惡，我覺得文言好，也覺得語體好，只要有內容有技巧，寫文言也好，寫語體也無不好。如果沒有內容和技巧，那寫的語體固然不好，就是寫文也不會好。因爲語和文的分別，僅僅在外表方面，而不是真正骨血精氣所在；因爲文章的好壞，全靠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精妙。有了內容和技巧，不管你寫語體文也好，文言文也好，古文也好，駢文也好，古詩也好，今體詩也好，就是去填詞作曲，也無不好的，否則便一無是處了。

我記得我的先師林畏廬先生在翻譯西洋小說一二百種之後，公然推尊狄更斯、莎士

比亞這些人的文學造詣，並不在我國司馬遷、杜甫之下。他把中國所輕視的外國小說作家，拾到和中國文學最大作者並列，這是因為他有真知灼見，所以他能夠大膽的介紹和比較，這一下子可將中西一關打通了。我另一位先師吳北江先生在北京和我們講史記、左傳的時候，也曾剴切告訴我們說：「你們以為語體文容易做嗎？紅樓水滸雖是小說，而寫作的本領，和司馬遷左邱明又有甚麼區別？不過面貌變過罷了。」這幾句話，又把語和文的一關打通了。這兩位先師，都在文學裏面濡染了幾十年的人，所以能看到文學的最深處，知道來源所在，才有這種精闢通達的言論。

自五四運動而後，語體文經胡先生提倡，可謂大行其道了，但一班守舊的人們，便以為這種是破壞中國文化的開始，認語體是洪水猛獸；而在另一方面，一班學生們讀不懂古書，便把文言文叫作死文學，落伍的東西，不惜一筆抹煞。我以為這兩種看法，都是不知其全體不知其本源的一種偏見。這種偏見不除，文學不會有進步的，只能停頓在這個各不相謀互相仇視的界域裏，不能有相反相成的作用，不知道互相為用的道理，各有所宜的場合，所以弄得各行其是，互相詆誹。這幾十年來，我只見了兩派互訐的文

章，並未看見折衷至當的議論。這是甚麼緣故呢？在近三十年來，因為語體文的好懂好學好寫，所以在一班中下層智識階層裏如工人、車夫、店員都會寫信看報，文盲減少了許多，表面上似乎語體文占上風，文言被打入冷宮了。但我們再進一步去看，便又不同了。中國文化，本來蘊藏在經史子集裏面，我們如不談文化或要毀滅本國固有文化，那就不用說了。但自五四以後，一直到了現在，所有大中學的教本還是經史子集的文言和稗官小說彈詞的語體同時並選，叫學生們同樣去讀；而在量的方面，高中大學教本的文言似乎比語體還要多，而政府的文告仍然是用淺顯的文言。至於一班抱殘守缺的朋友們仍然做他們愛做的舊詩和駢散文，那就更不用說了。在官文書和著述家的仍用文言，我們姑且不必去管它。在語體文差不多有起而代文言趨勢裏，中國文言寫的經史子集還是不能不選，不能不叫學生去讀，這當然有它存在的價值了；而胡先生自己也曾編過一部白話文學史，對於古作者的作品近於白話的也不能不引證一番，可見文言是在任何環境下並不容易打倒的。當然有好些人主張用語體將所有古書完全譯成白話，這到底能否做到，有無這種需要，還是一個疑問。但在教學觀點上來講，中國文化所蘊藏，用文言來表達

的經史子集，既不能不給學生們一點印象，那也只有語和文兩種文章同時選讀的一條途徑了；但是另一個連帶發生的問題，馬上跟着來了！

因爲近三四十年的提倡語體，輕視文言，當然小學生們自入學校讀書起就未見過文言，就是前人所認爲天經地義小孩必讀的論語孟子也沒有夢見過。現在爲大學找教授還不甚難，因爲五十歲以上讀過舊書的人還不太少，還有人能夠勝任，到了爲中學找教師便是大問題來了。我們試翻翻近代中學所用的教本，上自易經的文言，下至聞一多的新詩，旁及小說傳奇南北曲，無所不有，無所不包，真是上九天下九淵包羅萬家的東西，恐怕世間難找這種博學多通的人來當教員，何況這些未曾見過語孟四十以內的中學教師呢？但是教本是規定了，先生縱然不行行懂，篇篇會講，也只有硬着頭皮用一知半解的方法去教；而學生從幼稚園初小高小畢業，簡直連文言的夢也未做過，到了初中已漸漸有了文言，到了高中那更不得了。他們不懂甚麼叫作史學，而教本公然還有史通幾篇。他們連中國文章的體裁都不明白，而教本公然又選了文心雕龍幾篇。他們不只把易文言書牧誓當作天書，就是詞的詞牌，曲的曲調，又何嘗懂得？用一知半解的先生去教，用

茫然無知的學生去學，用亂雜無章的教本去逼着學生讀，學問那能有進步，文章那裏能做得好？（其實要訓練中資的中學生去做通順淺近文言文，並不是一件難事，不過教材和師資兩個問題而已。）所以近幾年來，一班大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真是令人可驚，一班父兄的對於子弟國文程度退步，也不免有隱憂，那用甚麼方法來挽救呢？

我至今還記得，當我十二三歲在四川高小中學讀書的時候，當時先生教的是選講論語孟子和國策韓非史記中的簡短有趣味的文字，另外再加點唐宋明清古文中的淺顯易懂的文章。大約當時同學，年紀都差不多是十三四歲的小朋友，但他們人人都能寫出三五百字淺顯簡明而通順的文言文，並且有內容，言之成理，都懂得修辭練字。算來他們所讀的書，不過論孟，和三五十篇的古文，看的是一部綱鑑易知錄而已，公然就能寫出像樣的文字，拿現在大學國文程度來講，恐怕還比不上。本來教學這件事根本無所謂難易，在表面上看來，拿水滸紅樓去教學生似乎比用史記左傳來得容易，但我要請問水滸紅樓如何去教呢？用史記左傳去教，結果會寫文章的人却不在少數。我並不像老學究們主張四書五經全讀，語體完全屏棄，我也不主張叫學生們死命的去做駢體文、散體文、古今

體詩、南北曲。我只希望高中畢業生能讀通高深的中文，寫通淺近的中文，讀通古書，也就夠了，不要到進大學的時候，還要一手拿英文字典，一手抱着中文字典，這便是我的希望了。我平時的主張，既不反對語體，也不側重文言，但爲了應用的不同，便不能不有所分別了。我曾說：「胡先生提倡語體文以來，這幾十年來，一班中下級智識的程度是提高了，而在另一方面來講，真正應讀書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生們的程度，無形中低了二十年，其中有點覺悟的人便對於施教的教材和宗旨不能不有所懷疑和怨望。我記得最近有一個大學女學生對我說：「先生，難怪我們中文程度如此的低落，在你們七八歲讀「詩云子曰」的時候，我們却正在讀『小狗叫，小貓跳』呢。我們的程度比起你們來要相差二十年。」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也是不容諱言的事。我又曾看見一些大學生並讀不通錢博士寫的國史大綱，這又能夠讀其他重要史書呢？一班中下層階級的人能夠人人看報寫信，我不能不推崇胡先生提倡白話之功，但是大中學生國文程度弄到如此之低落，我又怎能不將這筆帳記在胡先生身上呢？我以爲做提倡學術開風氣的人千萬不可有偏見，枉固然是毛病，而矯枉過正，另一個毛病就會產生出來。我國文盲過多，教育不能普及，

一般人智識水準太低，這當是對於國家的施政布教都有絕大防碍的。普通人智識高了，而真正需要更多智識的人們反走向不可想像的低落，這對於國家民族文化是有何等的影響呢？當然一個國家民族需要廣大民衆文化水準的提高，但更需要少數讀書人的文化水準的更提高。我以為如果我們的國家需要原動力的話，祖國的文化需要培植扶持並且發揚光大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話，一班中人以上的智識階層需要文學更加深造的話，一般公私文字的來往要求省時間更簡化的話，我國優美的文學要流傳到後代的話，我以為對於文言是不應該輕視的。最低限度，在讀書人方面，尤其是在大學讀文科的學生們，至少要能作各體文言文和詩或詞之類，這才勉強可以配稱「文學士」。如果得了文學士的頭銜，而文學程度比中下階層的人們高得有限，那不只是教育的失敗的象徵，也可以說是一國文化水準的低落，更可以說他們對於本國文化不夠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這也難怪一般老先生們有「學絕道喪」的歎息了。一般中下層階級人們不懂文言，不識古書，這本無足怪的，任何朝代，任何國家，斷沒有強制全國人都讀古書作文言的道理，但也沒有把全國的人都弄成中下級程度的道理。中下階層的大多數人固然不必會寫文言文讀

通古書，但號稱國家的原動力，文化的柱石付託在他們身上的大學畢業文學士，如看不懂古書，作不通文言，這才是一國文化沒落的隱憂；因為讀不通古書，一切古人政教的措施和學術的精義便不能理會；作不好文言，一切想說的話便不能用簡括的技巧表達出來。我深愛我國家幾千年的綿遠崇高優美的文化，更深愛我國優秀有爲的青年，想到中國學術的衰落，文章的退步，和他們責任的重大，真是憂心如焚，希望施教和受教者能豁然覺悟，改絃更張，千萬不可以一鑪而冶，一鍋炒熟，來毀壞人才，斷喪文化，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最大期望。

我現在要試問一問一班歧視文言的人們是不是因爲它的難懂難學呢？是不是不如語體文一提筆便可想甚麼說甚麼呢？這當然是最重要因素，但我還要問一班做語體的朋友一句話：「你們作語體文是不是要修詞呢？是不是要講結構呢？是不是要講內容呢？」如果只寫寫家信和普通信札是可以想到甚麼說甚麼的，但如果你要寫散文、小說和劇本的時候，對這幾點似乎不能不下一番功夫，然後才可以寫出來問世。提倡語體的人們都把水滸、紅樓奉爲聖典，但自施耐庵、曹雪芹以後，又有幾部紅樓、水滸出現呢？又有

甚麼小說可以和他們媲美呢？又如現代提倡語體的胡先生，寫小說散文的巨擘魯迅，都是一般後生學子所仰望的，但自他們提倡語體以來，這幾十年中，又出了幾位胡適、魯迅呢？由這點看來，不只是文言文難得做好，就是語體文也難於做好。我曾問過我的亡友喬大壯先生：「翻譯用文言容易呢？用語體容易呢？」他不假思索的回答我是：「用語體比用文言更難。」這是甚麼道理呢？我以為這是對上面所說的幾個條件的解答，如果有了這幾個條件，不管文、語，不管駢、散，作品都是好的；若是這幾個條件皆沒有，或偏而不全，缺了一兩件，那就有問題了。

我們還要知道語體雖是五四以後由胡先生一批人提倡的，而語體這種文章在中國，並不自胡先生開始。我們暫不必提到語文來源（後面再論），就拿語文的分野來講，在從前真正懂得文學的人，並不絕對看重文言，也並不絕對鄙視語體，他們對於文言的估價是要具有上述幾個條件的才認為是傳世之作。不只思想陳腐的八股文、試帖詩、雕章琢句的四六稟啓和令人肉麻的堆垛故實的駢文、等因奉此的官文書、不夠水準的歪詩劣詞壞文章，他們看不上眼，就是古文家所做的壽序、墓誌銘這些諛頌文字和考據家瑣碎徵引的

說經文字、理學家講心說性的迂腐文字，也都以爲是敲門之磚，酬應之具，並不加以重視的；而對於語體文中，如佛經的傳譯，大德的語錄，理學家的會語，好的章回小說，名手寫的曲本，他都認爲可傳不朽之作。甚至曾國藩打洪楊時軍隊所唱的歌，和清代有見識的地方官對人民所出的告示，也都用當時語體文來做，這可看出我們先輩有學問的人對語體的看法。他們是用真知灼見來衡量文學，並不是隨便亂批評的，更不像現在一知半解的人的信口雌黃，以爲凡是文言都是死文字，凡是白話都是活文字。要知道文字的死活是在內容和技巧，而不是從表面來講的東西，如果我這個人學問淵博，文理精通，我高興寫駢文也好，寫散文也好，寫語體文也好，寫文言文也好，外表雖時時在換，內容却還是一個我。譬如我今天高興着唐裝，明天高興着和服，後天又改西裝，再過幾天，我又穿上和尚的袈裟了，難道你能把我當作四個人來看麼？我還是一個我啊。這就是說文章的外表，雖變得五花八門，而做文章的重要條件還是要具備的道理。一班人拿語體文言來判活文學死文學，簡直是膚淺皮相之論。其實文語體裏面都有活和死的作品存在。文言文裏，如我上面所舉的幾項，我們做文言文朋友都認爲是死文字。語體文自提

倡到現在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但所有車載斗量的語體文中，究竟有幾部書幾篇文章可以暫活一時的呢？那些「的呀」「嗎呀」毫無意義和價值的作品，又都不是死文章嗎？

我們還要知道一點，就是無論做那種文字，必先要有讀破萬卷書的本領。我們對於水滸紅樓致其景仰，但曹施二位先生不是讀書甚多，學養甚深，對於世故人情參得極透，那能寫出這兩部精湛的小說來？這就是說水滸紅樓以後不容易再有這樣成功的著作了。我們試再看提倡白話的胡先生，漢學是有點根柢的，他做的舊詩風格是相當高的。魯迅是章太炎的弟子，國學根基甚好，舊詩做得也好，所以他能寫紹興師爺派的尖刻語體文章。一般人以爲語體易懂以爲易學，文言難懂以爲難學，其實無所謂難易，我們看了曹施胡周四位先生的舊學根柢，這才知道要做好文言文是在多讀書，就是做好語體文，又豈能束書不觀嗎？至於拿易懂不易懂來判別語體和文言的難易，那更是不思之談。我們如果寫一封普通信，這是用不着讀書的，寫一篇尖沙嘴遇到一男一女談戀愛的經過曲折，只要稍爲聰明的大學生也會寫得入情入理的；但是假如我們一談到專門學問，如果他對此道一竅不通，未曾學過，不論用語用文，我相信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假如我有

一天用當地方言來講佛學，甚麼「阿賴耶識」呀，甚麼「慈恩宗」呀，甚麼「毘盧遮那」呀，甚麼「三摩地」呀，假如面對着一般未曾研究佛學的人講，他們能了解麼？又假如我有一天也用當地方言講經學，甚麼「今文古文僞古文」呀，甚麼「漢學」「宋學」呀，甚麼「常州派」「皖派」「吳派」啊，甚麼「周禮的真僞」啊，如果聽者對於經學一點沒有研究，就是我用白到無可再白的語言來講，他們仍然只有瞪着兩隻大眼而對我來個「不懂」「不懂」的答復。由這點看來，豈真是語體易而文言難麼？就是說凡講一種學問，不論文言語體，第一步是要懂術語（即專門名詞）和語法，如果對於這兩點未曾注意研究，那麼雖叫孔聖人去講，他們還是不懂的。關於言情狀物的文章，上面我不是已經說過，無論用那一種文體來表現，但我的命意是不變的。譬如我穿了各式不同的衣服，而我還是我，我的意思雖然不變，但體裁和詞句是一定要變的。這又譬如唐裝西裝和服僧服，雖着者是僅僅一個我，而各種衣服裁製的方法和質料的選用，就大大的不同，如果未下過剪裁的工夫，一定會弄到四分五裂不成東西，所以每一種都得去學，即如文言裏的駢文古文古今體詩詞曲等等，不只體裁不同，就是用的詞也有很多不能通用